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三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涪陵同寅張與可校

二程論史

唐虞三代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泰山雖高矣絶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

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亦至公之法也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敝故救之以質質敝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後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辟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高宗於傅說文王于太公知之熟矣恐民未信故假夢卜以重其事程子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而知之也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而已

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果踐天子位行天子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位又問君薨百官聽于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于七年何也曰三年謂時君居憂之時也七年謂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言者必此言矣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也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為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明道

石奢不當死然從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謂出踐更錢此最沒義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國委于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嘉也若已嘉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嘉尚能用管仲之理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寛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既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又厭于是有東晉放曠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是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

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秦

問命與遇何異曰人遇不遇即是命曰長平之戰四十萬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着白起便是命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問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西漢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則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在楚三是有懷王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王介甫咏張良詩最巧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言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張良能用高祖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

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良計議不妄發發必中如後来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若鴻溝既分而勸高祖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鉄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父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鉄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問用兵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自陑陑問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楚漢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不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数明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耶乃是蕭何與高祖二人商量做来欲致韓信之死耳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了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耳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未必不激呂氏之怒夫漢初君臣惟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亦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豈有實為社稷者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周勃當時入北軍亦甚拙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不生得豈料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周勃入軍門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披甲持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賈誼有五弭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時寧息

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二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爭而致殺之也若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斷他殺得當與不當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持重也

伊川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警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武帝問禹湯水旱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司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或謂漢史言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東漢

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辟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

漢儒從學者數百人非唯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東漢名節成于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至于道陳寔見張讓若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趙苞為遼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除庶得之矣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一賢子弟相薰習則皆然耳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彥思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贄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辟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則失之矣荀爽自度其才能興漢室乎起而畜之可也知不足而強畜之非也

有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長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伊川曰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盖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耳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為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人所併則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来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王道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王佐才也

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主佐何為僻守一隅而不能有為于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饋藥自不當飲

晉

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斯可耳

唐

唐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只做得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以起僭奪之端又取元吉之妻後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乘危而篡若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子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

今當化為鬼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減不得

大綱不正萬目即乖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故維持得数十年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関雎麟趾之意安在

五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于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見之于事則必當有輕重之權若曰吾方以天下為心未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宋

或問漢高祖比宋太祖如何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歸

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
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一所其費皆數萬又嘗賜
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
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醒問所
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
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太祖初有天下許賞士卒每人二百緡及即位以無
錢久不能賞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者太祖一日遊
後苑見之乃曰好詩遂索筆和焉以故每郊時各賜
賞至今因以為例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
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給可也不數十年亦
可革
嘗觀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
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
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正叔曰樞密院乃虛設耳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
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
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

史

正叔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否皆量所動也今日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了干他身上甚事

正叔謂子厚稱范文正公才氣老成

正叔言永叔詩云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夙興趨朝非可咲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来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来臣屬北朝近来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来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召而語曰適議高麗事朕思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只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歸而寢兵彼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英宗欲改葬西陵澔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

元豐間人程子言諸人之才皆可用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用之爲君子執不爲君子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

呂申公嘗薦常秩他日稍變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悔之程子曰然不可因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驚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十人將何自而補要之兵須出於民可也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嘗要已在人主上其說彝用天子禮樂則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介甫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想亦自以爲孝有餘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亦自以爲報君足也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介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焉耳言道如此而已則不能視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於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令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

或曰未有大臣得君如介甫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表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于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乎

神宗嘗問伯淳曰安石如何人伯淳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問是聖人否伯淳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聖人不然

昔余過成都范堯夫時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量如此

正叔言郭逵親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欲買其宅大煞不識好恶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者自不然唐如